

## 2011「重新-微笑吧!」徵文比賽

父親的身影是巨大的。小時候，家裡的環境不是很好，爸媽是市場的攤販。爸爸為了一肩扛起整個家的家計，總是辛苦的工作，每日的工作時數幾乎大於十六個小時，在如此沉重的工作壓力下，隨之而來的是煙、酒、檳榔的全面淪陷，以及憂鬱症和躁鬱症纏身，致使家中的氣氛老是烏煙瘴氣，沉浸在一片低氣壓之中。正因如此，從小到大對爸爸總是非常敬畏，與爸爸的互動也相當疏離。心中更是常常怨恨爸爸無故其來的怒斥責罵，親子關係降到了冰點。

其實爸爸口腔有紅白斑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了，多次請他去大醫院做檢查，都被他強烈的拒絕，以他的個性，只要他不願意，就算拿把槍架在他頭上他也不會屈服。直到去年左後側牙齦部位腫痛了半年，並有流膿現象。他自己跑去坊間的耳鼻喉科小診所看診多次都無改善，看他那麼痛苦又病奄奄的情況下，家人與我使出多次又哭又跪的親情攻勢。至此，他終於願意到大醫院求診，但他說他心裡有數，得口腔癌的機率很高很高。

由於自己是醫院的技術人員，在多方打聽下，掛了剛到新光醫院服務的口腔癌名醫侯勝博醫師門診。從第一次求診到切片報告結果出來，雖說爸爸有心理準備，但我永遠忘不了他被宣判是口腔癌第四期那一刻的表情，是無助？是慌張？是絕望？我想都有吧！心目中的巨人背影，倒下了。我跟母親哭成一團，爸爸卻一滴淚都沒留下，他總是對我說，哭是弱者的行為，身為一個男人絕對不能哭，但此時此刻他的表情在我看來，卻遠遠比哭更難看。這一幕，大概一輩子也忘不吧！

在得知是口腔癌末期後，爸爸做的不是想全力一搏求生機會，而是跟我開始交代後事，還問我不要開刀好不好？我心都涼了，卻只能打起精神跟他解釋侯勝博醫師說就算是末期，但比起其他癌症末期的存活率是相對高的，然後開始規劃起未來的美好藍圖讓他想像，問他難道不想見到我跟我姊結婚生子？不想等到我小妹畢業？忍心留我媽一個人嗎？他才終於勉強答應進行手術。

因為有侵犯到下頷骨，手術時間非常長，等待的時間十分難熬，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度日如年。期間還有個小插曲，手術進行到一半時，被緊急廣播叫到了開刀房裡，醫生發現除了左下牙齦，左上牙齦有顆腫瘤也必須清除，當下看到自己親人血肉模糊的那刻，雖然自己是醫護人員，除了腳軟，腦袋還真的是一片空白。經歷過十八個小時的手術，下刀到加護病房，家屬進去探視時母親看到身上插著多條管子的爸爸，幾近昏闕，這種過程真的是一種很大的折磨。

開完刀後對患者及家屬進入到另一關考驗。口腔癌患者的照護是很繁瑣、費心力的，要學習如何幫助病患維持口腔的清潔、如何讓病患的營養攝取充足，有足夠的體力來面對接下來一連串的治疗。除了上網找各種相關資料來參考，醫師的專業知識更是要奉為圭臬。

轉到普通病房後，便是由我跟母親一起照護爸爸，還記得第一次幫爸爸換尿布、清理大便、擦拭身體時，那害羞不自在的樣子令人印象深刻，對於如此硬漢的他，有這樣的表情真是難得。至於飲食方面，爸爸吃不慣亞培系列等營養品，

便由母親熬粥，魚、豬、雞、牛、各種蔬菜，都有加入過，再用果汁機打細，然後弄稀一點，無論是經由嘴巴吞食或鼻胃管灌食都可攝取。另外蔬菜果汁一天也是大概攝取 1000 毫升左右，因為爸爸有糖尿病，一次攝取的量都不多，但一天吃多達 6-7 餐。慶幸的是，這樣的飲食方式讓爸爸到接受放射線治療完體重都沒有變輕。

開完刀後一個月左右開始接受三十三次的放射線治療加二次化療，據爸爸的說法，這是比開刀還難受的地獄式試煉。雖有吃醫師推薦的速養療(L-Glutamine)，但口腔內黏膜還是受損的體無完膚，頸肩的僵硬程度、口乾的情況日漸增加。期間爸爸說他身體及心理真的承受不住，在取得醫師的同意下，在進行二十次放射線治療後有暫停一個禮拜。等到放射線治療接近尾聲，各種副作用越來越嚴重，父親更是全面瀕臨崩潰，這種痛苦絕對是無法形容，這時家人一定要不斷的鼓勵他、陪伴他。這段期間我開始上大夜班，為的就是要完整的參與爸爸的治療過程，他每一次的放射線治療與化療甚至到後來的復健都一定由我帶他去，要讓他知道家人一直都在他身旁，千萬不可以放棄治療，姑且不管後果如何，至少這段療程他一定要完成，而我一定要陪著他完成，爾後無論是我抑或是爸爸才不會後悔。這段期間，我與爸爸的親子關係更是增進許多，大概是爸爸得口腔癌最大的收穫。

從接受完療程至今一年了，很多情景仍歷歷在目，猶如昨日之事點滴在心頭。特別感謝新光醫院耳鼻喉科侯勝博醫師以及整形外科林育賢醫師的專業、親切、視病如親，沒有他們的幫助，真的不知那段日子該怎麼度過。未來會如何變化沒人說的準，也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爸爸最近常說早知如此，當初就不要抽煙、喝酒、吃檳榔了，但世上沒有後悔藥可以吃，我總是鼓勵他要活在當下，以感恩的心情努力的珍惜每一天，活一天賺一天，在經歷過這等難關後，沒有什麼事難的倒他，一切都海闊天空了。